



工作的标准是领导满意。追求的目标是不做秘书。
官场游戏的操盘手，平民子弟的晋身梯。
有人上了天堂，有人下了地狱……

王清平 著

秘书们

王清平★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书们 / 王清平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399-3526-3

I. 秘…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4108 号

书 名 秘书们

著 者 王清平

责任编辑 于奎潮

文字编辑 陈筱忱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海军指挥学院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60 千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526-3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 一 章	闹事
第 二 章	重任
第 三 章	彷徨
第 四 章	困惑
第 五 章	换笔
第 六 章	揽过
第 七 章	结盟
第 八 章	猜疑
第 九 章	恩爱
第 十 章	动静
第 十 一 章	送礼
第 十 二 章	寒心
第 十 三 章	说情
第 十 四 章	分歧
第 十 五 章	舞伴
第 十 六 章	斗酒
第 十 七 章	要官
第 十 八 章	争宠
第 十 九 章	出卖
第 二 十 章	背叛
第 二 十 一 章	苗头
第 二 十 二 章	逍遥
第 二 十 三 章	关机
第 二 十 四 章	“炸弹”
第 二 十 五 章	丢魂

001
007
014
020
027
036
041
047
052
057
062
068
073
078
083
090
097
102
109
114
120
125
130
135
142

第二十六章	返乡	146
第二十七章	请客	151
第二十八章	玄机	155
第二十九章	“地震”	159
第三十章	较量	164
第三十一章	生病	168
第三十二章	偷情	174
第三十三章	险棋	178
第三十四章	顶牛	185
第三十五章	荒政	190
第三十六章	闯祸	195
第三十七章	投资	202
第三十八章	拉钩	208
第三十九章	威胁	215
第四十章	“婚礼”	222
第四十一章	暗斗	229
第四十二章	去意	234
第四十三章	测心	240
第四十四章	请托	246
第四十五章	犯贱	250
第四十六章	阴谋	255
第四十七章	放弃	261
第四十八章	暴露	267
第四十九章	决裂	272
第五十章	通气	279
第五十一章	考察	285
第五十二章	赴任	290
第五十三章	分手	296
第五十四章	正果	302
后 记		308

第一章 闹事

运河市级机关大楼。三楼政府办，四楼市委办。市委办烟不出，火不冒。政府办却三天两头出事。

就在马道远带着几个笔杆子猫进湖滨酒店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天，他的妻子朱巧巧闯进了寂静无声的政府办，人还没到门口，泼辣洪亮的嗓门就在走廊里溅起了巨大的回声——

“马道远，你出来！头别在裤裆里装孬蛋就算完了？今天我不缠好你，我就跟你姓马了。刘市长在哪？刘市长啊，刘市长，你在哪里？青天大老爷，你千万要看清你身边的马道远是个什么货色！在你面前像个龟孙子，回家就逞英雄。在外包养小妖精，在家变着法子虐待我、整我！哎哟，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啊！马道远，你个龟孙子给我出来……”

朱巧巧这几嗓子，把马道远的脸皮给撕破了。她的骂街像一颗炸弹扔进政府办，炸了一个洞，让同僚们一下子看到了一处处长马道远以前秘不示人的一面。这一面，和平时看上去老实本分、任劳任怨的马道远的形象之间，反差是太大了。真是人不可貌相！

诡异而又十分正常的是，政府办没有人出来围观朱巧巧骂街，更没有人出来劝阻。

从朱巧巧开骂，走廊两边就响起一阵咯吧咯吧的锁门声。因为，政府办容不得心惊肉跳的泼妇骂街。这里是一个政治中心。

但一排的房门紧闭，并不代表着风平浪静。这突如其来毫无预兆的风波，其实正有力地敲打着楼层上每个人的心。

一处留守的秘书杨新生反锁上门，马上拨打顶头上司马道远的手

机。手机关机，杨新生急得在屋里直转圈，干搓手。

文电处处长丁梅梅本来出入于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副秘书长、主任副主任办公室取放文件的，一听到朱巧巧骂街，一下躲进二处办公室，大气不出。二处处长牛得草参加政府报告起草组了，副处长不知串到哪个处去了，办公室空着。丁梅梅也立即给马道远拨打手机。不过，她不是像杨新生那样用的座机，而是掏出自己的手机打过去。马道远的手机关机，让丁梅梅心急如焚。朱巧巧是她的同学，按理说，她该出去劝劝老同学才对。但朱巧巧已不是她印象中的矜持小女人了，老同学见面时，朱巧巧的话里尽带刺，含沙射影的，似乎谁都欠她似的。没想到，她居然到丈夫的单位砸场子来了。你也不想一想，你这么一抖，马道远还能继续在政府办混吗？马道远不能混了，作为他的女人，你自己还有什么混头？真是太过分、太愚蠢了！

正在看材料的秘书长兼政府办主任李家强听到朱巧巧骂街，头皮一麻，抓起电话立马给门卫打过去，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你们都是一帮废物，把一个疯女人放到政府办来闹事，还不来人把她轰走！”

政府办够乱的了，又出了朱巧巧这件事，李家强真的烦透了。马道远是李家强拉扯起来的顶梁柱。这顶梁柱很合用，平时谨小慎微，规规矩矩，上进心挺强的，从来也没听说有什么负面新闻。朱巧巧李家强也见过，几年前还在一起吃过饭，印象中也是本本分分的居家小女人，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风不打头，雨不打脸，光拿钱，不做事，一家小日子应当说平平静静的。晴天霹雳，怎么居然闹出了这等事来？

李家强刚放下电话，新任的常务副市长吴爱军的电话就打了进来，“斯文扫地！斯文扫地！政府大楼怎能容许泼妇骂街！把马道远找来，狠狠地训训。告诉他，管不好老婆就别来上班。绝不允许任何人给市政府脸上抹黑。整天鸡飞狗跳的，哪像个政府办！”啪，吴爱军没容李家强辩解一声就扔掉了电话。

政府办哪里鸡飞狗跳的？那些所谓鸡飞狗跳的事情在社会上全是屁淡的事情，比如一个副秘书长宣称一连丢了几部手机，怀疑政府办有人是梁上君子。结果后来那个副秘书长沦为腐败分子才交代出来，他

把手机送给情人了。你说谁是小人？再比如，一个处长值班时，半夜用市长热线电话与情感夜话的声讯小姐聊天，结果有人反映打不通市长热线电话了。市长一声令下，查。顺藤摸瓜，查出那晚的通话记录，责令那个处长赔了电话费。这都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但是，传到书记市长那里都变成不可饶恕的罪行了。政府办无小事。在政府办工作，神经天天都得绷得紧紧的。不知道哪根神经会通天，说不定哪天一不小心踩上地雷，就炸得你人仰马翻。

李家强清楚，有时鸡飞狗跳是领导自己闹的。新来的常务副市长吴爱军第一次去三楼公共厕所，刚蹲下就看到小门上的打油诗，“人在人上，肉在肉中，上下互动，其乐无穷。”居然内急全无，提起裤子就回了办公室，立即命令李家强把办公室全体人员招集到男厕所开会，先观摩，然后排查出打油诗的始作俑者。要求每个人都要维护好政府办的良好形象，绝不允许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出现在这个神圣的大楼里。李家强忍不住想笑，但新官上任三把火，既然吴市长上任就拿政府办开刀，那就得听他的。李家强捏鼻子吃苦瓜，真的把全体人员召集到男厕所开了会。但排查来排查去，没排查出那首打油诗的作者。谁都知道那是一首厕所文化的经典之作，作者肯定不在运河市政府办。也许李家强根本就没想排查。总之，李家强向吴市长汇报时，一三四说了几条理由，诸如政府办公共厕所上至市长下至工勤人员，还有外面进进出出办事的人，实在无法查明是谁写了那首诗。但是，为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政府办已勒令打扫卫生的人每天除打扫卫生外，还要打扫乱涂乱画。李家强还想到一个绝招，征得吴爱军同意，给吴爱军办公室的一角加了个室内卫生间。吴爱军再内急就用不着去三楼的公共厕所了。果真，快一年了，吴爱军对厕所文化只字未提。

但是，李家强没想到，老实肯干的马道远居然又惹出纰漏。更要命的是，朱巧巧骂街是想找刘市长缠事，想在马道远的主子面前毁了丈夫的清名。但当时刘市长并不在办公室里。她的骂街让吴爱军全听到了。李家强不怕刘市长听到，就怕吴爱军听到。刘市长的话好说，吴爱军的话难说。要知道，吴爱军势头很猛，从省直机关副厅级下来，一到

运河市就传出话来，来就是要接刘市长的班的。他的话谁敢不听？吴爱军连厕所里的打油诗都不放过，还能放过一个泼妇在政府办走廊上骂街吗？政府办是什么地方？是天庭，孙悟空都闹不出名堂的，是衙门，要是在古代，一阵乱棍打得你屁滚尿流，看你还敢撒泼，还敢家丑外扬不？

不一会，门卫就把朱巧巧强行带离政府办。朱巧巧像赴刑场似的一阵狂骂以后，就从三楼消失了。

三楼重新恢复宁静。

但吴爱军的话还在李家强耳畔回响。刚派马道远带人猫进湖滨酒店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正在节骨眼上，他老婆就闹到政府办来了。是确有其事，还是他老婆无理取闹？也许确有其事。人不可貌相，推磨的驴蒙上眼睛还会偷磨眼里的麸皮吃呢，何况马道远不傻不愣的。兔子不急了不咬人，人不到急处不撕破脸皮。朱巧巧再糊涂，也不会拿丈夫的政治前途开玩笑。看来，即使马道远没露出狐狸尾巴，没发现在外拖犟拉腥的，但起码没处理好夫妻关系。反正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犯不着去管他。但是，谁破坏政府办的形象，李家强就不能不管，何况有吴爱军的命令。李家强给马道远打手机，同样关机。给牛得草打手机，也关机。李家强只好命令杨新生迅速到湖滨酒店找回马道远。

杨新生找辆车赶到湖滨酒店，闯进马道远的房间。马道远正和牛得草等几个人在打牌。平时没见马道远抽烟，可现在他们一人嘴上叼一根香烟，吞云吐雾。屋里开着空调，暖烘烘，臭烘烘，乱哄哄的。

老传统，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办的大事。集中起来，一方面体现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必须集中大家智慧，另一方面，找家宾馆猫起来，好酒好菜供着，也是对起草班子的犒赏。平时加班，一盒快餐都不给吃，一年逮住一回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再不慰劳一下兄弟们，李家强实在过意不去。因此，马道远带着二处处长牛得草他们离开政府办，就撒起欢来了。平时在班上别说打牌，连大声说话都不行。走路都得像影子飘过似的，不能有一点声响。但政府办秘书也是人啊，吃着五谷杂粮，怎么能不食人间烟火？一离开政府办，哦——，解放啰！先关了手

机关上门，打牌喝酒。备足子弹再上阵，铆足了劲再拼命。当初李家强带着马道远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时都是这么做的。上辈传下辈。马道远当然也不会亏待兄弟们。杨新生看到的马道远与平时在班上判若两人。

马道远看到下属进来，漫不经心地问，“小杨有事啊？”

杨新生说，“李秘书长请你赶快回办公室。”

马道远没急，牛得草却挑起眼睛问，“干吗？”

杨新生说，“回去就知道了。”

马道远听出有事，扔下牌，抓起扔在床上的领带西服，到卫生间洗脸梳头扎领带。政府办规矩，在班上一律穿正装。正装就是西装革履。不修边幅的人千万别到政府办混。穿正装这一条就能憋死你。马道远恪守规矩，不管寒夏，一律打领带上班。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下巴刮得光光滑滑。像是有点油头粉面，但其实心里很苦。马道远打扮一番，对着镜子收起脸上的随意，立即换一副矜持，跟杨新生回到市政府办。

坐在李家强对面，马道远看出李家强脸色不好，断定肯定事情不小，不然不会把他从湖滨酒店调出来的。李家强轻描淡写地说了朱巧巧大闹政府办的事。马道远听到一半就不耐烦，打断李家强的话，“请李秘书长放心，我马道远还没混蛋到那种拎不清的程度，我知道我想做什么，我知道我能做什么。妇人之言不可信。你当处长我就在你手下干的，这么多年，我的为人还用得着我自已表白吗？她说我包养情人。可能吗？她说我虐待她。前天回家，她为过年给爸妈送礼的事跟我胡搅蛮缠，胡嚼乱骂，我上去打了她两个嘴巴，她闹得我一夜没睡。没想到她会闹到班上来。这个毒妇，我饶不了她。”

李家强反复用手示意马道远，“不要把家里的情绪带到班上来。这里是政治中心，没人相信眼泪，更没人相信感情。你爱人这么一闹又给政府办加罪了。上次提拔干部，有人说政府办秘书素质不行，文字材料水平不高，没法跟市委办攀比。但你知道的，政府办跟市委办打个平手。他提三个处长，咱也提三个处长。虽然去向不能跟市委办比，但是级别上都是副处级。咱们不能弱给市委办，更不能让他们抓住把柄。

那样对政府办，特别是对你个人成长都非常不利。”

马道远软了，“事到如今，怎么办，我听你的。”

李家强不愠不火，“刚才吴市长明确指示，你回家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政府工作报告由牛得草牵头起草。”

秘书们

第二章 重 任

政府工作报告,是市政府一年的行动纲领。不仅作报告的市长关注,全市人民也在关注。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起草成为市政府办公工作的重点亮点工程。谁担当起草重任,谁就成了“室宝”,得花钱封闭到最好的酒店里去养起来。

李家强给马道远牛得草壮行时就说,“谁是我市的第一支笔,就看你们的了。”

马道远牛得草都明白李家强这话什么意思。这一两年,市长刘为民对政府办文字材料一直不满意,吹毛求疵挑材料中的毛病不说,还多次问李家强,“政府办材料为什么总写不过市委办?你看许书记的讲话高度多高啊。”弄得政府办人心惶惶。

两办秘书谁都知道,两办材料各有特点。党委作决策,政府抓落实。一虚一实。虚的好说,实的难写。但是,秘书们更知道,领导开会讲话,部署工作,靠秘书提供材料。领导满意才是材料的最高标准。领导不满意,成千上万个人看了说满意都不顶用。秘书就是要对上负责,对领导负责。刘为民始终对政府办材料不太满意,其实说到底就是对马道远写的材料不满意。因此马道远的压力很大。每次材料都亲自上手,反复打磨,精益求精。谁叫他是处长,是刘为民的文字秘书的呢。

为什么市长总是对政府办材料不满意?李家强不止一次组织秘书们讨论。李家强一再强调,政府办工作以服务领导为核心,服务领导以文字材料为核心。为提高政府办文字材料水平,李家强想到一个绝招,抽调两名字眼深的秘书专门审查各处室的文字材料,发现错别字就扣

处室的分，与年终那可怜的奖金挂钩。有的处室一年到头忙下来，就因为几个错别字，没了奖金，只落个白忙。但无论李家强怎么折腾，马道远怎么卖力，市长对政府办材料不满意。这让李家强伤透脑筋，让马道远整天惶惶不可终日。

马道远和牛得草私下里经常议论，为什么政府办材料写不过市委办？理由能找出一大堆。比如，市委一个书记，两个副书记。两个副书记中一个是刘市长，一个是分管政工的。这样，市委办几十个人组成的秘书班子事实上就专门服务许书记一个人。一个会议定下来，先调研，后讨论，再起草。时间非常从容。全力以赴，反复打磨，层层把关，送到许书记手里的材料就非常成熟。而政府办呢，一个处三两个人服务一个市长副市长，又写材料又服务，整天疲于奔命。政府突发事情太多，说声开会，就火上屋顶，立即安排。说要材料，就马上得给，哪有工夫打磨？谁帮着把关审核？但就是有千万条理由，秘书们也不能为领导不满意找任何借口。刘市长不是推荐秘书们学习两本书吗，《没有任何借口》和《执行力》。在秘书这个层面，就是得不找任何借口就是要让领导满意。

牛得草给愁得一塌糊涂的马道远找台阶，“什么不满意，我看是吹毛求疵，出版物还允许有万分之一的差错率，市长讲话稿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是不是要求太过分了？”

但马道远还是不断自责，“只能从咱们秘书自身找原因，可不能责怪领导。领导永远是正确的。”

牛得草说，“我看未必，领导也不是神。我理解现在领导对秘书材料不满意，不是咱们秘书无能，是因为领导掌握的信息比秘书多。上级文件，下级情况，全汇到领导那里。咱们有什么？两手空空，整天材料来材料去，能有什么新意，能有什么高度！”

马道远认为牛得草讲得在理，只能叹息，“你这次侍候到一个好主子。”

牛得草侍候的主子就是新任常务副市长吴爱军。

吴爱军从省直机关下派下来，说话火烧火燎，做事风风火火，特别爱训人。向他汇报请示工作，你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你就是准

备三天三夜，汇报得天衣无缝，请示得小心翼翼，吴爱军想训你，你就是钻进地缝里也跑不掉。站在他面前汇报，正说得好好的，不知哪一句话不投堂，他马上吹胡子瞪眼，抠鼻子挖眼，拍桌打板子训人，喝口凉水就能把你咽下去似的。但天长日久，牛得草发现，吴爱军有一条好处，训人归训人，风一阵雨一阵过去，他又像一个天使般呵护着下属。开始牛得草不了解吴爱军这副熊脾气，有一次汇报时就半句话呛着吴爱军，牛得草只说了半句，“刘市长说，”还没说出刘市长说什么，吴爱军眼一翻，手指顶着牛得草脑门，就像手枪顶着叛徒一般，眼睁得牛蛋似的，“你是哪个的秘书？”吓得牛得草浑身哆嗦。敏感的牛得草意识到吴爱军内心可能不服刘市长，从那再也不敢在汇报时引用刘市长的话了。但吴爱军更有一个好处，对材料从来要求不高。大会要材料，小会不要材料。吴爱军甚至在一个场合说过，“配秘书是领导身份的象征，指望秘书写出多高水平的材料，不可能。领导有多高水平，秘书才有多高材料，不是秘书水平有多高，领导才有多高水平。”这话听起来跟市长的观点唱了反调，但秘书们听了受用。

同样是秘书出身的刘为民和吴爱军两位领导，对材料要求截然不同。这正是秘书当官的两极，秘书一旦走上领导岗位，要么十分理解秘书的甘苦，体谅秘书的难处，对材料得过且过。要么深通材料命门，视材料为领导要诀，折腾秘书。但不论遇上什么风格的领导，秘书们除了得在政治上经得住领导考验以外，对材料都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政府工作报告是集中集体智慧的结晶，但首先是体现起草班子智慧的结晶。别说牵头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即使是参与起草政府工作报告，那都是可以炫耀的资本。马道远领头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他知道分量有多重，刘市长的要求有多严，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有多重要。但是，没想到啊没想到，朱巧巧把他头上的光环一下给砸了！

不知是吴爱军有意还是无意，也许是李家强讨好吴爱军的，反正，人不知鬼不觉的，马道远丢掉的那个光环，咣当，套到牛得草头上了。牛得草美吧。

二处处长牛得草一直是马道远的铁哥们。但两人进政府办渠道不

同。马道远过五关斩六将考进政府办的，牛得草则是托亲拜友调进政府办的。考，凭实力；调，靠关系。但无论是考是调，说真的，真正有背景的人不会走秘书当官这条泥淖般的险路的。如果说秘书是当今人们进入官场的最佳途径，那么也就只能说它是平民子弟幻想升官发财耀祖光宗的无奈选择。有头绪的人谁不到基层锻炼，从鸡头做起，一路鸡头做到凤头虎头甚至龙头？谁愿意跟在领导屁股后面拎包端茶杯，待在清苦的办公室里加班熬夜抠材料？也只有像马道远牛得草这样既有才华又有政治欲望的农村青年才愿意跋涉漫长的秘书泥淖，希图有朝一日不再为人作奴当秘书。因此他们有共同语言。牛得草比马道远进市政府办晚两年。论资排辈，牛得草对马道远规规矩矩，服服帖帖，尊敬有加。

政府办各处叫法神秘，除文电处值班室外，其他处室按一二三四排列，有多少市长副市长就按排名设置多少处。外人根本不知道各处干什么的，挺神秘。内部运作却各有分工，各有要求。一处服务一把手市长，二处服务常务副市长，以此类推。不管从地缘从工作哪个方面说，一处二处挨得最近。牛得草一天少说要到马道远办公室里坐上一两回。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总之两人走得近乎热乎。

按说，牛得草与马道远性格并不投缘。牛得草脑子转得快，忽悠功夫深。既会做，又会花，有时可以说巧言令色，厚颜无耻。他眼皮向上，眼里只有领导。政府办有人说他是马屁精，简称：屁精。他奉承起领导来，别人听着都羞得脸红，吃了砂子似的硌牙，浑身暴出一层鸡皮疙瘩，他呢，不仅不脸红，而且还一脸真诚。更可笑的是，牛得草从不认为自己在拍领导马屁。他曾有一套理论，差不多政府办的人都能背得出来的理论，“拍马屁不叫拍马屁，那叫恭维学。人，谁都爱听好话。听好话受用，开心。假如你不想让领导反感你，排挤你，打击你，那么，你是恭维领导呢，还是处处跟领导作对呢？傻子才会跟领导作对。什么话好听？只有假话才好听。恭维学就是把假话说得像真话，让领导听着舒服，明明知道我说的是假话，但就是爱听。”马道远呢，沉默少语，一是一，二是二，实实在在，做的多，说的少，肚子里没多少弯弯绕。你叫他像牛得草那样忽悠，打死他也做不到，说句假话自己都脸红半天，肠子

悔得生疼，哪里还理直气壮学什么恭维学哟！但不知道怎的，鬼使神差，马道远牛得草两人走得近乎。政府办有人分析，原因可能是马道远老婆朱巧巧是牛得草老婆王丽丽的同学吧。尽管出身于干部家庭的王丽丽从来看不起矜持小女人朱巧巧，但是，并不代表牛得草不打这张牌。牛得草总是因两人老婆是同学而称他和马道远是表同学。

今年七八月份，牛得草的小姨子王艳艳大学毕业参加国税局考试，进入面试，但排名靠后。岳父岳母和王丽丽把找关系疏通任务交给牛得草。牛得草与国税局长没打过交道，认识国税局长，但国税局长不认识他，因为他侍候的主子吴爱军不分管财税。财税一直是刘为民市长亲手抓的，马道远肯定与国税局长熟。牛得草就请马道远出面，找个时间请国税局长吃饭。马道远爽快答应，当即给国税局长打电话。但国税局长说，“吃饭就免了，交办的任务保证完成，放心吧。”结果牛得草小姨子面试后来居上成为第一名，顺利进了市国税局上班。秘书职务不高，但行走在领导身边，本领通天。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想见市长，过不了秘书这关，难。因此，部门一把手对领导身边的秘书高看一眼，明智。但马道远平时谨小慎微，从不弄权，这次为牛得草出力，算是对牛得草够意思。牛得草也因此岳父岳母家地位得到提升。岳父岳母都是老干部，王丽丽还是市妇联副主席，为王艳艳就业的事情大伤脑筋，牛得草没花一分钱就给小姨子谋到稳定的高收入工作，不得了。当然，牛得草在岳父岳母面前瞒下请马道远出面这一环节，只吹牛说，“我一个电话打给国税局长，事情就搞定了。”

这次由马道远牵头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李家强授权马道远组建起草班子，要谁给谁。马道远把牛得草拉进起草班子，足以说明他俩关系非同一般。牵头，就是由马道远统稿，其他人各写一块。牛得草给马道远打下手，心甘情愿。

但是，在政府办工作，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没想到，牛得草咸鱼翻身，一下取代了马道远。不是朱巧巧横插一杠子，搅黄了丈夫的这个政治资本，哪有牛得草的份儿。现在倒好，天上掉馅饼，咣当砸牛得草头上了，完成了政府工作报告，就将会被公认

为政府办第一支笔。当然，是不是政府办的第一支笔，对升官并没有直接意义。但是，当牛得草被委以重任时，还是有点受宠若惊，甚至有点心虚，毕竟没牵头起草过全局性的材料。

牛得草在湖滨酒店接到李家强电话，高兴得在房间里来回转了好几圈。为不影响写作，参照惯例，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每人一间房。本来，各县区各单位的年终总结都在马道远的房间里。牛得草还没等马道远回来，就统统把总结材料搬到自己住的房间里来。高高一摞，消化起来不容易。政府工作报告涉及方方面面，起草人必须熟悉全面工作。牛得草跟吴爱军当秘书，而吴爱军上任后的分工，不知什么原因，只分管发改委建设局城管局统计局，财税金融的边都没沾上。常务不管财税，少有。这注定牛得草对市政府的全面工作也就不甚了了。因此，牛得草要拿下政府工作报告，难度可想而知。但这不影响牛得草抓住机会展示自己的勃勃雄心。

马道远灰头土脸回到湖滨酒店取行李。本来打算猫一周，换身衣服洗漱用品全带上了，不料还没用上又要取回家。一看房间里的基础材料不翼而飞，心里有点不快。别看马道远不多说话，但什么都看得明白。当即就明白过来了，材料肯定是牛得草抢去了。秘书靠材料吃饭。抢了材料，就是抢了饭碗。既然不参与政府报告起草，那堆材料也就成了废纸一堆。但是，不吭不哈就抱了去，能不叫马道远寒心吗？这还在哪里呀，真要是面临着谁上谁下的政治关口，雪上加霜，火上浇油，落井下石的事情还够牛得草干的吗？马道远脸上阴沉得快下雨了。正好牛得草走进来，一看马道远埋头收拾东西，他赶忙解释说，“哦，刚才服务员整理你的房间，要把材料扔掉，我让她把材料搬到我屋里去了。”

马道远胡乱收拾着行李，表面上没在乎牛得草拿走材料，既然牵头人是牛得草，早晚材料要全交给他的。相反，马道远还语重心长地说，“李秘书长给你说了吧，政府工作报告由你来牵头起草了。”

牛得草惊慌地说，“没有啊！这怎么能行呢？我哪能担起这么重的担子啊！我给李秘书长打电话去。”说着掏出手机。

马道远一把抓住牛得草的手，“你担得起这个担子的，你就别推辞